

台

學

統

台學統卷九十五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訓詁之學六 漢學派三

縣令宋确山先生世犖

子經畬

國史儒林傳稿臧學標傳宋世犖號确山臨海人乾隆  
己酉舉人官扶風知縣著有周禮故書疏證儀禮古今  
文疏證紅杏軒駢文詩鈔

文林郎陝西扶風縣知縣宋君墓表

洪頤煊 宋氏譜  
筠軒文鈔不載

君諱世犖字自勛姓宋氏确山其別號也世爲臨海人  
父某字鑑溪以積德聞於鄉年四十無子禱於白衣大

士而生君君少穎悟讀書過目不忘作文勃勃有生氣  
諸老宿咸相驚異年十五彭文勤公視學至台拔補弟子  
員一時有神童之目乾隆戊申舉於鄉君素工書法  
考取咸安宮教習甲寅九月補教習君先後在京文名  
籍甚館大興相國朱文正公第門下瑰偉之士咸相與  
往來論交君七應禮部試五薦而終不售嘉慶九年甲  
子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南歸閉門授徒考訂經史  
搜集鄉邦文獻意灑如也甲戌選授陝西扶風縣地當  
川藏孔道供應浩繁辦差夫馬鋪設油炭等項俱出里  
下紳士董其事按畝攤派名曰公局厯任需索贏餘以  
致劣紳門幕狼狽爲姦君至悉裁陋規不妄受民間一

錢時秦豫教匪初定各省清查保甲州縣多以獲盜升擢境內有持齋禮佛爲怨家所首者大憲飛札飭拏君捕獲鞠之皆良民申釋弗顧扶風文風夙陋君擇其秀者入書院厚給膏火月扃試之自是有登科者丙子戊寅連充陝西鄉試同考官得士最盛城垣日久坍塌或勸請帑君曰是子孫之累也乃率眾捐修城外渭水得復舊流民咸安居君長於聽訟剖決如流鄰邑發審案件絡繹不絕暇則論文賦詩重脩扶風縣志刊刻台州叢書又念臨海縣學士子鄉試赴省維艱餽助路費又捐銀四百兩存商生息以作永久之計多士賴之君素有痰疾庚辰冬以積勞復發遂決意去官歸道光元年

辛巳五月初八日抵家君方自幸半生旅宦乍賦倦游  
家中藏書萬餘卷金石鼎彝璀璨滿目日與故人鄰戚  
歡然道故僉謂君當享優游之福不意遽嬰末疾以是  
年七月十六日終於正寢年僅五十有七惜哉君娶陳  
氏乾隆戊子科舉人文烜公女有婦德男三人長曾昀  
廩貢生次經畬嘉慶癸酉拔貢甲戌朝考二等選授樂  
清訓導次倫疇太學生孫十一人珣衛瑱璵璫璵衡珍  
衡衍珪皆能讀書承家學君所著已刊者有儀禮古今  
文疏證周禮故書疏證蘭行紀程扶風雜詠漳川詩徵  
扶風縣志礪山駢體文紅杏軒詩鈔未刊者有詒經文  
字古義通釋台郡識小錄古銅爵書屋金石文礪山帖

體詩台詩三錄愚得筆記藏於家余與君年相若居相近又志趣相同少年竟夕過從抵掌劇談鄰里驚愕于申同在京謁選君連遭鍛羽豪氣全消余亦自傷困頓及戊子冬余自廣東引疾歸里君已早返道山每追念曩時舊游不覺神傷累日君以壬午年閏三月初二日葬於浮岡奧門前山父墓之東庚寅夏其嗣君以狀來乞文余不敢辭因撮敘其大略以爲墓表前廣東候補直隸州州判署新興縣知縣愚弟洪頤煊拜撰

遺書

周禮故書疏證六卷

按鄭康成周禮注有故書有古書有古文有或爲賈

疏云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是書取注中所列異同究其所以然或其字本通或其義亦通或爲音之轉或形近而譌一一辨其指歸俾學者得所折中焉

儀禮古今文疏證二卷

賈疏引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爲漢博士傳儀禮十七

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

按當在武帝初

魯恭王壞孔子宅

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古文也古文

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今按鄭注

儀禮或從古文或從今文而列其異文於注中是書

取古今文之異或爲通轉或爲假借或爲淆譌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亦讀儀禮者之一助也

王伯申侍郎札

大箸勤求古義以釋古經觸類引伸四通六闕中如秩當爲秩酌當爲酌尤見卓識精思非熟于鰾聲假借之例不能有此弟嘗欲輯古書通作之字以考古音之分合先生此書先我著鞭矣敬服敬服承委校勘遵命附記一二簽管窺之見未知是否仍希教正王引之頓首  
确山先生足下

确山駢體文四卷

按是集其文七十六首嘉慶庚辰刊於扶風官署有



自序

礪山駢體文自序

世犖幼事帖括其於詩古文詞寓目勿遑也洎與計車  
賈文京師始學爲駢四儷六之語入關來索觀者眾鈔  
胥頗以爲苦同人憇憇遂付剗劂功未精於刻楮擘又  
墮於災梨笑薄宦以七年聊自充夫囊橐媿論癡於片  
紙知誰覆以甌瓶時嘉慶庚辰春三月臨海宋世犖識  
於扶風官舍

紅杏軒詩鈔十六卷續一卷

按是集其詩一千六百六首道光甲午刊

小引

先君弱冠後逐年皆有詩本辛未客通州彙成卷帙乙亥在扶風分爲十二卷至庚辰增爲十六卷又用硃筆塗改第九卷辛巳旋里後卽捐館越十四年道光甲午春校錄付梓至秋九月刊畢因敘其緣起不肖曾昀經畚倫疇同誌

台郡識小十六卷

按是書以時代爲次始三代迄國朝嘉慶所採多郡邑志所未載凡九百六十餘條

書台郡識小後

黃巖王棻

柔橋初集十一

往聞礪山宋先生有台郡識小一書恨未得見今夏以試事來郡館其文孫秋子先生宅因得請而讀之其書

自三代以至國朝嘉慶凡地里人物詩文雜事爲郡  
邑志所未載者共得九百六十餘條爲一十六卷可謂  
勤且博矣同時臧鶴泉先生有台州外書其所採掇或  
不詳其出處洪筠軒先生台州札記則終於元代自明  
以後闕焉拾二書之遺而無二書之憾美具難并斷推  
此帙先生別有台州叢書之刻其有功於桑梓爲尤大  
惜未卒業而逝文獻不足後死者之責也咸豐庚申余  
月

扶風縣志

蘭行紀程

愚得筆記

詁經文字古義通釋

按是書分韻編錄與經籍纂詁略相似

古銅爵書屋金石文

扶風雜詠

漳川詩徵

台詩三錄

按是書因戚大令學標有三台詩錄台詩續錄而廣爲甄綜以補其遺

确山帖體詩一卷

遺文

馮蒿莽侍郎避憶舊偶記墨蹟跋

此吾邑蒿莽侍郎司理永昌時蹟也萬里滇雲一身洱  
海熒童獬婦根觸羈情銅鼓蘆笙離奇眼界緬里梓於  
萬八峰之下話滄桑於二十載以前海水飛高崑岡火  
烈門外則狼烟馬矢室中則土銼繩牀當夫密室闔題  
廣場戰藝帶春星以燒燭延秋月以傾杯分半榻於僧  
寮茶烟正颺借一編於市舍楮刻爭鈔鰈鰈如同隊之  
魚嚶嚶若求聲之鳥豈意雙丸駒迅半爪鴻迷葭水三  
秋苔岑萬里存者旣睽於兩地亡者并隔於重泉迴念  
風雨前緣琴尊往事一番似夢百感俱生宦海放棹以  
難收心旌颭風而不定撫茲急景獨在異鄉犵鳥悲春  
蠻花泣露聽叢箐浪浪之雨對瘴茅黯黯之山此則未

免有情爭能無語者也抑聞爾日夜郎最爾已兆狐憑  
老滯悍然正思豨突苴茅錫去恩忘裂土之頒干戚舞  
來醜試形天之技棲鷺鷥於韞上飢偶附人負猛虎於  
嶠閒困猶鬪志當作智泊乎蚩尤霧合果煩風后之誅貳

負尸陳又入脩羅之劫鱗已窮於釜底蛙尙肆於井中  
畚火之村成灰竹王之祠喋血而侍郎方崎嶇萬死懽  
悴半生聽竹外之鵲啼望水中之鳶墮幾至罹災之酷  
幸遂反正之思回首家園又驚烽火平林新市雖立見  
其消亡陣鳥山蛇爭奈經此搏噬山河悲慘魚雁銷沈  
又不知當此之時更作何語耳冊凡四葉余得之內家  
陳氏敗篋中蟬粉蝨餘蠅頭細簇摺痕欲絕油印如新

閱歷百六十年覲縷一千餘字重爲裝葺敬繫標題惜  
侍郎後裔凋零無能爲手澤之珍往典之數者此又余  
所摩挲久之感慨深之者乎

送王伯申太史引之典試貴州序

顯持玉尺暗度金針經學於以大昌士風因而不振其  
惟賓興之日主試之官乎或謂貴州古稱九方地當一  
郡我朝文明蔚起聲教覃敷弦歌徧紅崖白水而遙  
冠帶極銅柱鐵溪而外然而居此地者訓詁株守但說  
朱程帖括源流祇規墨牘求其探綠圖白鈿之冊窺石  
扉玉匣之藏非全畫夫鴻溝卽半收夫雁鼎今以伯申  
太史據鄭司農之緒論本許涑長之微言縱搜索之綦

勞或枘鑿而難入是亦旁觀所卻慮者嗟乎是安知

聖天子所以闢貴州之伾僊委太史以咨諏之意乎夫以蜀人知學始自文翁湖士能文基於韓子凡茲僻壤端藉宗工惟提倡之有真自轉移之較捷且古來身司文柄人笑冬烘物名混夫天雞聲韻譌夫雌霓但執王芻之一說悔讀南華之二篇獨非秉官燭以如椽列麻衣以似雪者哉今太史學窮插架訓秉趨庭著作積以等身點畫嚴於建首沈文阿采先儒同異遂擢賢書洪興祖通易象源流首登上第蓬山點筆發明在秦灰未劫以前祕閣繙經引據在漢漆未剝之日箴膏肓而發墨守謬足糾夫寧休絲繩直而銅鏡明望本高於崔李



則此日皇華載路黔嶺披雲試院茶香風櫺桂馥見士  
之數四十選佛之場三千語必衷於經言必則諸古從  
此荆襄別境參野餘分福泉響水之村竹暗藤荒之域  
咸知祛豕河之舛辨虎觀之通易互其三樂生於八書  
先觀象按辰集以無譌詩證閒歌補笙儀而悉協傳大  
小戴者喪服勿刪習春秋科者高閣勿束士開家塾爭  
譚漢代之箋賈啟書林不限宋儒之界俗之易也此其  
時乎若夫京邑東西江埂南北膠庠鱗比簷廡嚮來室  
盡街彈筵皆賓設譬鐘球之繁會方紉縵以交輝其於  
太史橋梓之所闡明棗梨之所流布早已觸手韋絕讀  
口沫流豈待奏駢駢之詩持戟戟之節始藉爲趨時之

砥柱學古之鉞車耶是日也油幕高張輶車夙發臨歧  
覩縷僕本見獵之人望月團圓君正傳衣之候至於一  
心白湛五色勿迷細細披榛層層剝蘭寸念只盟於堅  
白到手勿輕於勒紅此則太史所優爲無煩鄙人之贅  
祝也

出都留寄洪筠軒選士頤煊書

時洪客藁城

僕南矣衝炎九夏冒雨雙輪將取道中州訪鶴泉明府

戚涉縣學標

然後買舟江浦雇筍剡溪飢實驅之夫復何言

都門如春塘

戴戶部聰

覺生

鮑侍講桂星

意園

朱工部淥

諸君皆謂僕

瞬屆春闈姑留夏課而大興師相已設祖筵復投客轄  
甚謂僕幸吏途之近憚仙籍之登作色相規苦詞見激

遂使拭離人之淚轉復涔涔感成我之恩益深惘惘嗟  
乎僕雖屢傷氎氎久歎蹉跎要豈無志於科名甘心於  
跼伏哉徒以椿庭之景已迫桑榆苞栩之身未藝稷黍  
與其空談夫陟岵何如徑賦以循陔且僕酉歲所以北  
上者非得已也仰惟課子之勤未荷異申之逮曠晨昏  
於雲舍冀邀倖於春闈不圖事與願違命與時左徒煩  
屈膝終阻暴腮自思揣摩之術本疏犬馬之齒加長上  
無以爲娛親之計次無以爲出身之階遂乃竊祿一瓊  
濫竽三載今幸瓜期已及竹訊粗安自謂慰甚鄙衷喜  
出望外閱風塵而已倦望衡宇而載奔縱捧檄無期一  
官尙如畫餅而曳斑可飾八旬儘足稱觴指台嶺之雲

濃任長安之日遠田園無恙修我旨甘筆墨未焚恣余  
塗抹客子之衣塵甫抖老親之笑口先開不覺百歲之  
爲賒自謂一日之可樂此則決區區之計爲亟亟之行  
者也使謂快意於七品之官僕固不若是鄙必謂耽情  
於三徑之逸僕又豈若是高哉僕行從廣平一路計去  
藁城咫尺駐馬無緣借鴻自訴伏惟亮察不盡依馳  
臨海修復二徐先生墓記

北宋時吾台徐中行庭筠父子世所稱二徐先生者也  
一庭師友八行淵源足及涑水之門名竝山陽之峻相  
傳墓在郡城東南六十九里白巖山福海寺側螭頭三  
尺曾經雲谷之題馬鬣一封早佚貧窗之志問青山擎

來麥飯何處墓門話白屋冷到炊煙并無梵剎蚩蚩樵  
牧濯濯邱原識者傷之白巖楊君雅慕義如飴嗜古成  
癖恭桑敬梓萍仁里之由遷塵榻遺編望賢關而起慕  
千山藹足值村翁采藥之時一縷蛛絲認鄰子栽桑之  
處界半區以誰買黃犢曾眠痛古蹟之眞埋白狐任歎  
問天不語畫地難憑迺以壬戌之秋倏報風雷之震陰  
雲晝閤命太乙使先驅古木夜號遣五丁爲執役洗百  
年之朽壤山是移時刮三日之淫霖雨纔收去棱棱石  
蓋歸若靈光鬱鬱佳城覆如夏屋兒童走告父老驚傳  
時則江夏黃侯兆台陳風聽臚戴星夙駕核志棗則福  
海古寺園尙沿名詢耆舊則道學遺詩誦皆上口整冠

肅拜泐石留文標柳壠於荆棘之餘樹下墓以松楸之  
盛楊君而後喜可知已夫以銅駝泣雨貴賤同邱石馬  
嘶風樓臺一瞬華表作民家之爨姓名題額以誰知穹  
碑臥官道之旁翁仲撫膺而欲泣生非立德沒已無稱  
若二徐者身前謝夫徵書不嫌閭閻淡死後餘夫抔土尙  
證英靈而楊君盼蠻之通訪求之力護文翁以二千戶  
似炳先幾遇王果於五百年恍符冥約緬師資於潛闥  
君家本立雪之賢馨先哲於鄉祠我輩亦瓣香之列問  
後死誰工五字試續朱子詩碑倘先生可起九原請數  
赤城祀典

按此文真蹟藏于白巖楊氏多二百八十餘  
字文有異同篇末結銜云嘉慶十有二年夏  
四月既望乾隆茂申科舉人充咸安宮官學教習期  
滿候選知縣同里後學宋世榮撰并書

重修扶風縣文昌宮記

余以甲戌三月履任扶風既下車循舊典祇謁祠宇周覽垣楹見先聖廟東北阿牆角半敲檐牙欲脫旣而抵文昌宮隘其宇勿宏闔其庭勿啟蓋前此者以賓至之無歸也借其前三楹爲留宿之所酒肉之所熏炙鈴鐸之所喧闐神之不歆匪朝夕矣爰以改造商之邑紳士則以歉於歲嗇於財告旣而秋報大穫謀用僉同迺召工倅迺庀宋桷先從事於大成殿敲者扶之脫者補之旣未雨之是迨遂不日而告成因議移賓館於察院司之西撤舊材就新址取其省也創建文昌宮正殿三楹前殿三楹而改故殿爲後殿別於前殿之左

構一楹爲忠孝祠右構一楹爲曹大家祠廢墜畢興程  
功不費其左右廂各建屋五楹爲義學遴庠士之慤者  
主之土木之事未終弦誦之聲已作修二丁之秩祀式  
倣夙興照太乙以緡書咸勤夜讀蓋邑人自是知嚮學  
焉夫以扶邑地界川原路通隴蜀互鞭絲以似織轟輪  
鐵以如雷宰斯邑者惟是飾郵亭蠲庖湍虞供帳之弗  
繼遑俎豆之嘗聞而不佞拙比於鳩退甘似鷁飾儒酸  
之面目偷案牘之餘閒遂爾侈言薦馨高談勸學而都  
人士能不迂其見克襄厥成賞不吝於解囊功無虧於  
覆簣門前轍跡任灑灑其衝泥境內弦歌漸駸駸而鼓  
篋束帶對臨風之柳媿甚折腰嵒冠羞習禮之瓠居然



強項不可謂非僅事也工既竣邑紳士以記請爰臚顛末其捐貲姓字則書於碑陰云

濬復扶風縣漳河故道並修城垣記

扶風縣治倚周原以作枕環漳水以爲襟城戴斗而啟

七星

城作熨斗形七門相傳取七星之象

橋倚川而縈雙帶當夫羣峰倒

影煙靄涵青萬瓦排鱗澄流漾碧鞭絲帽影行客飲馬

之時夜月晨星市舍聞雞之候稱勝境焉若乃春秋代

謝陵谷侵尋犇湍之所沸騰漲沙之所壅閼橫衝圩岸

漸逼城闕而三里之城以蹄鐵之震撞風雨之摧蝕也

觀瞻勿肅傾塌時聞余承乏踰年邑紳士以濬築告迺

庀役徒迺籌經費先從事於城垣百堵皆興一簣競進

登登其築秩秩斯干旣畢工遂聚歛鑿而講疏鑿之宜  
按度程以定廣袤之準循東流之舊蹟力挽頽波鞏北  
起之新隄溢防涓滴一川灑灑安瀾沿飛鳳而趨萬杵  
馮馮夾道偃垂虹而臥葢閱月而告竣焉夫以此地書  
稱上壤詩咏飴原汧渭匯其流岐隴扼其脊畫周官之  
井遂豈繫異疆指鄭白之溝渠剛居接壤宰斯邑者浸  
假大興水利善相土宜則秔稻可嫻於東南蒲杏蚤瞻  
於西北豈不甚快而徒沾沾於罅漏之補廢墜之修良  
貽笑於大方業自居於小補然稱子來不日丁役如雲  
保障歸然灌輸帖若蒲懸芟舍邑中之謠勿興柳植沿  
隄濠上之觀亦樂不可謂非厚幸也工興以某月日成

以某月日董事之姓氏及工役之費列於碑陰以備踵事之攷證云

扶風縣治修街記

扶風縣治城大如斗路直於繩舊甃以石其經始之年若月不可考矣世犖承乏是邑見其坡陀犖确砂礫崎嶇車者窘輪行者縮步爰以興修商諸紳士願以歉於歲窘於財勿果也越四載屢豐旣告眾意僉同少府敏齋程君樹功力肩厥事乃遴都人士之諳練者鳩工賦丈量地庀材鑿石必方容軌必正擴其隘而廣之易其舊而新之興役於丁丑十月至戊寅三月而告竣凡折方二百四十丈有奇用錢三千四百緡有奇卽闡闢之

廣表以醵貲其祠廟公署隙地則以公費之贏補之工  
既畢輦重者揚鞭者負擔者貿易者交口以爲便夫民  
情喜於觀成而憚於謀始古來設塗有職載在周官除  
道有程著於夏令不佞如世榮藉寅僚之協助士庶之  
樂輸得以免道弗之譏睹審端之盛其敢自以爲力乎  
惟是茲邑背負飴原面臨漳水每夏秋雨集廛市潦橫  
急溜闖西門而出東門則侵齧之病宜防也當晉豫之  
衝扼隴蜀之要輪蹄之所震盪郵遞之所奔馳合日夜  
無寧晷則傾仄之來有漸也里甲以賦役爲困一不繼  
則鞭扑隨之長吏以迎送爲賢一不慎則譴呵及之何  
暇爲之講環涂經涂之制賦如砥如矢之章然則世榮

亦幸而際其成耳坦坦履道蕩蕩由庚踵厥修治毋俾  
損壞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爰臚顛末以備考稽其捐  
貲姓名則列於碑陰云

遺詩

雲峰陳寒山先生函輝墓

三首錄二

海畔孤臣泣血時殘山賸水暫支持九原把臂楊龍友

一箇枯禪一畫師

七寒詩卷久銷淪埋骨青山百六春料墮輪回天亦悔

故留佛地葬斯人

翟孝子

有序

孝子名璜臨海人父以訟累戍遼陽孝子年十六徒步

尋父父以其廢讀弗留也孝子泣禱於神神見夢於其父父乃留孝子令讀旋遣歸次年再至遼則父已沒矣孝子訪得其尸遂負骨歸時南北道梗孝子跣行數千里夜無旅館卽露坐抱骨達旦竟以父骨歸葬此康熙初年事

翟孝子仰天嗚嗚哭不止天下豈有無父子尋父北行七千里兒初見父父不喜兒再見父父沒矣負骨南歸足無履塞雲茫茫白草死酸風刺肌血流趾烽火連天淚如水夜坐抱骨眠日行負骨起腸斷眼枯尅似鬼果然埋骨依桑梓天下豈有無父子君不見翟孝子仰天嗚嗚哭不止

椒山先生生日小集松筠菴先生故宅也感賦二首錄

蒼茫何處哭忠魂客爲生朝競到門  
天水冰山銷白日斜陽梵刹倚黃昏  
庭榴似火丹心吐砌草如煙碧血痕  
若與貪狼同降世天公意思費評論

涉縣呈戚鶴泉明府學標二首

今世鄭康成前身宓子賤生有著書癖  
牽絲宰山縣脫橐吏胥鈔簿俸剗劖  
使我聞作吏難百憂劇刀箭先生  
獨泰然此福良可羨我爲訪舊來  
下車汗未扇琴堂大如斗縱橫堆  
筆硯一編急相誇讀沫口角濺自  
詫鳳髓甘絕勝豬肝片

四載客京華寶山笑空手幾時逮  
偏親折腰米五斗觸

熱賦南征兩馬忽西走豈不憚奔馳空囊良怩忸屈指  
桑梓交先生情獨厚手書屢殷勤濃於公瑾酒期我早  
致身勿與塵俗偶我親已八旬飢驅何敢久鶴俸荷見  
分感激頻回首

于忠肅墓

岳少保急奉迎和議不殺終不成于少保不奉迎奪門  
不殺終無名兩家宰木西湖上靈旗羽節森相向一代  
一臣一沈冤一代一君一心肝安得青城如土木主太  
乙宮願已足豈知南內又淒涼自上金輿自秉燭君不  
見湖草春深杜宇哭湖水夜冷鷺鷥宿千古悲風恨不  
銷三字獄與二字獄



李味山選士成經過訪

月額真收雨日頭剛射簾籬根花犬吠泥徑爪鴻黏雀

舌煎茶嫩貓頭剛筍甜留君過上巳小住定無嫌

百花橋為宋錢園故址

貴主秦國大園池宰相參政端禮莊宋朝山色自蒼蒼

百花煙夢飛橋落一雨蛙聲粉碓涼鐵畫全出嵌猶有券

璇題滿扇已無坊舊有美德坊今圯兒童尚識錢工土廟老屋三

閒倚夕陽

白水洋明威將軍破倭處

白水平通市青山曲抱村到今遺老說有昔戰場魂東

海鯨波落南塘虎旅屯忠祠猶血食地有廟祀當神亡二將簫鼓

養雞豚

珠溪訪翁一瓢

森

呂微之

起猷

二處士故宅

二首錄一

似此溪山好真爲隱者居雲迷適軸夢代隔宋元餘

翁宋

人呂元人

按二

易米還吟句

呂工詩每捕魚易米以

自給按事見輟耕錄

挑燈自讀書

世傳朱子四時讀書樂實翁所作

慚予塵鞅絆憑弔意何

如

觀鄞范氏天一閣藏書歌

扶疎古樹參雲起六間高閣一湖水石欄鳥蹴簷鐸鳴

銅鈴犬吠門闌啟娜嬛祕冊在人閒主人肅客衣冠嫺

范生邦

甸兄弟檻外雲盤空翠落庭前石暈古苔斑洋洋爲我

開局鑰十級登堂四窗拓白蟬墮粉寶芸香青鱗吐燄

仙藜愕憶昔前明全盛年君家司馬

雅

娛林泉紅燭夜

攤修史案紫袍春典購書錢奇函祕笈搜求徧更募好

手供鈔繕船中錦帕日本裘几上烏絲太素傳是時江

左推郎邪

王尚書世貞

弇園圖籍爛雲霞寄去郵籤曾互訂

傳來祕目動相誇珠林雲笈齊登錄紙標線釘高于屋

壓角牙章爛漫紅防霉英石璽瓏綠

架下各弄英德石一枚以防霉沴

甲乙籤排四字勻端題天一耀星辰窗下一編許借閱

街頭萬曆憑揚塵君不見山陰祁氏橋李項當年藏弄

精鑒賞久圻縑囊作襖襠并摧虹棟售楹磔君家書巢

東海邊蓬萊清淺又桑田長喜奎光依壁府不隨脈望

化神仙神仙坐閱昆明劫海水羣飛山倒壓白馬矢積

鴻都門蒼鵝翅撲兵書峽此閣神明與護持玉繩自轉

金烏移石渠徵書五鳳下琳函拜賜九牛馳乾隆間修

四庫全書向閣借鈔甚夥賜圖書集成一部我欲句留三月讀主人一笑

期何促黎洲黃徵士不作謝山全太史死插架無人更

寓目寶山回首空踟躕玉虹含燄凌天樞他年但有山

資積不買田園誓買書

景州董子墓二首錄一

故里叢祠萬木圍窺園何處綠陰肥文開漢魏於今重

學貫天人自昔稀司馬記鈔三策好按史記儒林傳不載三策而漢書載

之先生公羊傳衍一燈微下帷愧我工夫淺浪逐浮名

又落暉

得次兒經畚選拔信 二首錄一

我家本寒門登科自我始憑仗先人德繼起又有子汝甫逾弱冠所恃稟質美居然占拔茅何修乃得此汝兄真兩難自悲爲汝喜埋頭竝十年遜汝一籌矣爲汝報捷音蠅頭簇滿紙豈伊竟忘情爲我聊爾爾可憐舐犢人萍梗四千里

題門人黃紀雲 軒治 秀才所藏謝采伯硯

一硯樸而腴廣袤踰半尺石角初紫雲墨花繡寒碧黃

生偶得之兩字鐫采伯我聞因庸堂 謝氏堂名見高門

榮列戟子弟本膏梁亦復聚圖籍爬搜徵歛珍 謂謝什

襲鍾王蹟 謂謝奕修 采伯元舅尊脩然忘烏奕密齋手丹鉛

上擬容齋筆此硯定伴身宵燈橐幾易蝦蟇鼓聲殘鵲  
鵲淚痕積玉帶久銷沈拋棄知誰惜我有借鈔書蠅頭  
祕府冊乾隆王子戚鶴泉明府倩人從武英殿鈔得密齋筆記二冊余從明府轉鈔一分尙恨  
混鳥焉未克勘點畫端合付黃生印此三生石

示扶風士民

二首

我自田間來而帶儒酸氣甫綰百里符始知令長貴巍  
巍坐堂皇偃偃走簿尉我聞詩所云豈弟民攸暨汝飢  
我當食汝寒我當衣豈忍浚汝膏而供我浮費所恨處  
衝途車馬日如沸修飾紛廚傳供億到履屣爭不資汝  
力言之良獻欬此外尙汝求有如東流涓

汝壯田宜耕汝幼書宜讀汝不事孝養何以酬鞠育汝

不比里鄰何以敦修睦汝毋競錐刀汝毋耽藥麴汝毋  
博弈迷汝毋鮮肥逐兵氣幸已銷三白占上熟牟麥計  
日登官租輸苟足便可聚妻孥左餐而右粥斷無官長  
苛枉汝施鞭扑足不入公門是汝一生福

將有蘭州之役口占

乙亥八月

聞道金城擁上游黃河如綫當壕流勢吞絕漠三千界  
路控中原第一州柳色晴分羌笛曉蘆花涼送玉關秋  
自慚老去風塵債又向西陲問旅郵

暫拋案牘促征輶料距瑤池路不遙枹罕城邊黃葉雨  
崆峒山下白雲謠秋歸隴首催人老地近邊疆去馬驕  
二十郵程頻屈指歸途定見雪花飄

邑有麥秀雙歧之瑞口占

二首錄一

鈴索清風曉自撞  
紳耆多謝足音跼  
素餐愧負困三百  
上瑞欣看穗一雙  
豈有齊飛馴雉喜  
無獨夜吠村尨  
天功貪冒吾何敢  
其慶年豐倒瓦缸

三月廿三日送內子攜疇兒南歸夜坐作

己卯錄一

二首

六年官舍冷于冰  
且自誇稱挈眷曾  
又送妻孥歸故里  
還親僮僕對孤燈  
綠陰滿地烏三市  
花意窺人月一棱  
更漏沈沈猶不寐  
吟髭自撚曲欄憑

送汪蒞亭明府

銜

赴蘭州並訂再至

二首錄一

卅載論交有幾人  
天涯相送又今春  
一官我似嵇康嬾  
三黜君如柳下貧

蒞亭令安化以奏銷遲延扶同此去  
出結虧短公款三厘吏議矣



但教公事了日歸便是可閒身  
山家筍蕨甜于蜜飽嚼  
何妨兩鬢銀

自覺二首錄一

自覺精神昔弗如那堪攬鏡更欷歔  
老來漸悟逢時拙  
官久眞教宦興疎  
強作笑言酬過客  
嬾將意緒訴家書  
回頭總沒虧心事  
去後民思或不虛

謝病將歸留別扶風士民四首錄一

壺中歲月鏡中絲  
七載銅章卸已遲  
倦鳥日斜投樹候  
老僧鐘罷打包時  
朝華易謝名心淡  
春意難蘇病骨知  
太息因循無善政  
敢期去後繫人思

台學統卷九十五

台學統卷九十六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訓詁之學七 參漢宋派上

優貢金誠齋先生鶚

金鴈揚

國史儒林傳稿洪頤煊傳金鶚字風薦號誠齋臨海人  
幼承庭訓端重如成人跬步必飭日著功過格稍有不  
檢卽自懲必痛改而後快姿性敏捷于書無不讀博聞  
強識邃于三禮之學及天文算法與洪頤煊兄弟肄業  
詁經精舍學政汪廷珍選充嘉慶二十一年優貢生入  
都與王引之郝懿行胡承珙培翬陳奐游相推服無異

詞著求古錄禮說二十卷四書正義八卷推闡漢宋先儒諸說輔翼羣經發前人所未發無別戶分門之見矜奇標異之情玩味經文不拘墨守卒年四十九入祀鄉賢祠

金誠齋先生傳

臨海郭協寅石齋撰

先生諱鶚字風薦誠齋其號也世居安徽歙縣十一都高祖名以德者國初順治十年始占籍臨海以經紀起家曾祖起純克承先業祖正發貲授登仕佐郎父鎔邑庠生世稱澤亭先生是也誠齋行三最爲澤亭先生鍾愛幼承庭訓端重如成人不苟言笑跬步必飭日著功過格稍有不檢卽自懲曰吾過矣吾過矣必痛改而

後快姿性敏捷于書無不讀旁及形家等言尤精天文  
算法詞章乃其餘事年十七受知於朱相國文正公補  
弟子員已而食餼前後試居第一者五餘亦俱列高等  
阮中丞芸臺先生撫浙首以作人爲己任建謁經精舍  
延孫淵如先生主講席檄徵全省知名士肄業其中時  
臨海赴召者三人洪筠軒頤煊暨弟楷堂震煊其一則  
誠齋也日省月試目染耳濡由是業益進名益噪考据  
之學卓然一子經生奉爲圭臬旋里後人爭聘爲弟子  
師誠齋亦樂爲啟迪口講指授分辦香者不可殫述嘉  
慶丙子汪尙書瑟閣先生選充優貢生需次抵都尙書  
命館於家待以上賓質疑問難都人士識與不識聞誠

齋名咸避三舍甫及二載遽厄龍蛇尙書失聲大慟親  
爲斂具遣价持櫬南歸并醵金伙助嗣君讀書之費噫  
惜哉夫以誠齋之才不難掇巍科取青紫乃窮而在下  
以明經貢入成均旋即溘逝豈文名祿位二者不可得  
兼歟抑誠齋享有令名於所難者既厚而所易者不妨  
薄乎要非天道無意於其閒也生於乾隆辛卯三月初  
三日巳時卒於嘉慶己卯正月初一日巳時年四十有  
九配蔡氏郡庠生晉錫公女子一同占業儒媳姚氏濟  
川公女待年未婚女一適庠生董如春所著求古錄八  
卷蔡按今所傳求古錄禮說十六卷尙非足本此云八卷豈石齋所見乃其初稿歟四書正義  
若干卷黃瑞按今存魯論六卷藏於家今歲秋遇其伯子敬齋先

生曰家弟亡已有年子與弟交最久生平行事知之甚  
悉盍爲我紀之余愧不文辭不獲縷書梗概以質吾黨  
之知誠齋者

遺書

求古錄禮說十五卷鄉黨正義一卷禮說補遺一卷附  
校勘記三卷

按此書道光庚戌初刊於江寧節署只十六卷同治  
丁卯滂喜齋刊補遺七篇光緒丙子吳縣孫氏合刊  
於鄞縣署復增補遺一篇黃巖王大令士駿据揚太  
史晨校本覆校爲校勘記三卷金氏遺書亦略備矣

論語正義六卷

按此書鈔本藏黃茂才瑞家卽四書正義之一其鄉黨正義一卷已刊入禮說第十六卷矣

上陳碩甫先生書

金城子完撰

碩甫先生師座前在杭省備聆誨言先人所作本有同署寄杭之說尋覘無妥故爾遲遲茲呈求古錄一函計七本前五本先人所手訂二本在都時日著呈政瑟菴先生者餘約六卷尙存舍閒竝未謄清俟回台後錄呈此十二卷竝無別本幸勿遺失以先人一生心血著此一書冀出以問世城實不肖無力付梓然十餘年來魂夢難安今得先生校正欲代爲設法付剞倘能鼎力成全此事則生死均感盛德於無旣矣至所呈廖學使鈔

好副本目次廖學使撰敘文一并寄覽城所鈔副本擬於同鄉友進京專稟向請諒亦不能執而存之也世教姪金城頓首

求古錄識語

金城子完撰

求古錄者先君考据之學積數十年精力而類次成書者也今相國阮芸臺先生撫浙時曾錄取數篇刻入詒經精舍文集中舉優貢後入都師相汪文端公置榻相延朝夕問難互有發明而篇帙愈富不幸未二年卒於邸第遺稿散佚頗多不肖時甫幼學茫無知識就行篋中檢存十數卷謹加次錄擬付剞劂非敢謂是書之必傳也竊念先人手澤所貽并諸公賞識所及不忍聽其



湮沒云爾道光丙申冬杪不肖城謹識

求古錄序 廖鴻荃

嘗讀烝民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以古爲故鄭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第漢書藝文志所載六經章句解故已什不存一是在善學者網羅散失潛心求之而已漢許叔重鄭康成解字詮句有義必通宋程朱諸子因六經之遺文得不傳之絕業師承有自經學集其大成至宋史分儒林道學爲二傳漢學崇訓詁宋學尙義理一得其大一得其精各有淵源觀其通焉可矣臨海金明經誠齋著有求古錄推闡漢宋先儒諸說輔翼羣經發前人所未發無別戶分門之見無矜奇標異之情條辨詳明

以求其是洵爲窮經者所不可缺之書茲哲嗣秀才城  
乞序於余余察是編業經汪瑟菴阮芸臺兩相國鑑賞  
王伯申宗伯評衡竊喜明經之書得傳又嘉其子之能  
讀父書也督學使者廖鴻荃拜序

新刊求古錄禮說序

河陽陸建瀛

余刊棲霞郝氏懿行爾雅義疏爲家塾課本義疏中往  
往採臨海金氏鶚之言屬陳君奐校讎義疏因而向陳  
君得讀金氏遺書其發明三禮不拘墨守但味白文偶  
有未純須歸至要可與金殿撰禮箋共傳又輯鄉黨一  
卷每釐舊說頗得意解可與江處士圖考並行此真說  
禮家爲必讀書而亦有益乎家塾之課者也爰授梓人

以餉學者金君在京師時嘗館我師汪文端公第師甚器重之多析語載說中時庚戌冬十有一月沔陽陸建瀛序

求古錄禮說書後

長洲陳奐碩甫

金先生名鶚字誠齋浙江台州臨海人也嘉慶戊寅以優貢入都余偶宿內城張博士家夜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誦小戴記竊怪之平旦正衣冠往拜之拒而不納排闥入意不悅亦以我爲與試子也彊請其所業乃擲稿於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余加敬而受讀之讀至大夫三門欲與語爲改容曰子亦喻於此道者乎挽之坐恨相見晚不兩月而卒稿本留

藏汪瑟菴相國先生固相國考優門生也生館死殯旣而斂資助紼輿櫬以歸臨海皆相國力也相國歿余致書王伯申尙書報云其稿阮小芸攜至粵東經解局矣及檢經解目錄竝無有小芸已卒伯申又薨於是遂不可得跡矣及余在涇川校刻胡墨莊觀察後箋箋中往往引用其說墨莊摘鈔二卷及鄉黨一篇悉從錄其副復於經解叢書鈔寫其詁經之文得幾篇合鄉黨爲一卷共三卷此是吉光片羽而全稿粹不可得弟輝知黃巖縣事黃巖與臨海鄰封求之亦不得余寓居杭州汪氏水北樓屢訪諸浙闡與試者始獲見令嗣名城字子完縣學生謹守先人稿珍重倍至編成求古錄禮說十

二卷仍先人手定本也末二卷無清本與汪相國析問  
疑難往復辯論皆子完所輯存而與涇川所鈔本有不  
同又無鄉黨一篇子完持全稿送至杭州未幾子完不  
祿僅有遺孤半齡耳子完館會稽陳廣文家余謂廣文  
曰寡若孤子繫同邑之戚其加意而撫綏之遺書則在  
與與必誓謀以雕之以報之不敢忘金先生也余後有  
大梁之役閩人王懷佩捷南將書去錄其副懷佩歸閩  
而子完輯存之卷逸一卷惜哉嗚呼先生深明乎禮咀  
嚼白文鎔鑄故訓真爲一代大作手生旣坎壈以老而  
遺墨流離幾無所薄與雖有諾之責終不得報金以飲  
恨遲至道光庚戌之春沔陽陸公總制兩江敷政優閒

愛慕其遺書因得入辭愆憑遂授梓人屬任校讎訂十六卷公固好古爲心發潛振滯獎美闡揚俾金先生之學不遂泯滅一旦幽光發越道氣流行可以徵會合之有期矣抑又聞懷佩之子某守台州詳請入祀鄉賢祠其孤孫肄業講院亦彬彬有聲陳頌南侍御由閩上京過余廬訪知此事逸卷猶存異日者且攄而補鐫焉不禁爲之狂喜而忘寐者也長洲陳奐書後

蔡按金先生此書之傳全仗陳碩甫之力內城一見天假之緣也

求古錄禮說補遺序

吳縣潘祖蔭伯寅

臨海金誠齋明經博聞彊識邃精三禮之學受知於山

陽汪文端同時若儀徵阮文達高郵王文簡及棲霞郝  
戶部懿行涇胡觀察承琪續溪胡戶部培翬吾鄉陳徵  
君奐交相推服無異詞所著求古錄禮說徵君爲校栞  
於江寧節署非足本也會稽趙搆叔至台州求其遺書  
獲佚文七篇搆叔入都攜以示余其中如論祊繹之非  
一正日祭月祀之非制釋八音次序之異駁祝始敵終  
之誤以經解經確有依據惜夫閒編脫簡徒搜索於灰  
燼之餘而所得僅止此也搆叔述明經子早卒孫死於  
兵遺書散亡惟一二故老略能舉其姓氏殘賸至斯懼  
終湮沒將謀雕板以冀有傳經生厄運聞之心惻微搆  
叔言猶當勉而爲之烏乎乾嘉之間經學大師半在東

南其著述等身不求聞達者自遭寇難已與幽燐劫火  
忽焉同盡撫叔方簒國朝漢學師承續記網羅舊聞  
不遺餘力盍一一最錄得之爲千載下感不遇諸君慰  
彼耗賴也哉同治丁卯十一月吳縣潘祖蔭

求古錄禮說補遺跋

會稽趙之謙撫叔

長洲陳徵君校刻求古錄列佚文篇目于後且云有別  
本臧閩王氏先是之謙避亂居閩一年詢王氏臧本云  
燬久矣同治丙寅客台州訪金君後嗣知君子城歿後  
存者惟一孫辛酉之變孫又死王士駿按辛酉之變先  
生孫不死亂後江浣秋  
茂才培遂無後求遺書無知者黃巖王子莊蔡篤學士  
猶見之也曾按輯鄉先輩遺稿問及君書言尙有殘本遂假以



歸紙爲水漬揭之猶見點畫悉心校錄復得佚文七篇  
中日祭月祀辨又陳徵君目錄所未及取校已刻諸篇  
亦互有同異

刻本旁注開  
闕入正文

子莊言君書稿凡七八易未

知孰爲定本因依次寫存之別錄七篇爲補遺丁卯冬  
集京師言于潘伯寅侍郎侍郎忻然爲謀雕板并題卷  
端是書能存不可謂非幸也君坎坷終身且傾厥祀遺  
著傳者什一千百昔賴徵君輯之於前今得侍郎護之  
于後雖生則齎遇而歿非無聞九原有知庶幾不憾十  
一月初九日會稽趙之謙校畢記之

重刊求古錄禮說序

吳縣孫憲權伯

臨海金誠齋先生求古錄禮說舊有刻本版燬於火黃

巖王子莊孝廉以臧本見遺書十六卷并吾鄉潘侍郎  
所刻補遺爲十七卷屬王生士駿校定重梓凡八閱月  
而刻成先生說禮融會貫通不拘拘于一家之言蓋病  
夫專門墨守名通經而反以汨之者也或者之論乃以  
先生爲無師法未可謂知言矣夫考据之學固不以隨  
聲是非爲貴也昔者婺源江氏竺信朱子而所爲鄉黨  
圖考多辯正集註之失今觀先生所著述實事求是於  
儒先之言意不稍存假借必折衷於至當而後已卽鄉  
黨正義一卷自足與江書並傳學者誠由是錄以求之  
經傳不相率爲耳學貶斷以至於幽冥而莫知其原則  
先生之書方將貺來裔於靡窮固非獨其鄉之後進所

當竺守而弗失也予莊孝廉留意鄉邦文獻憲前刻杜清獻車玉峰方正學諸集皆其所校本也采輯之勤有足多者因序是書而竝及之光緒二年丙子閏五月吳縣孫憲

重刊求古錄禮說書後

黃巖王蛭旌甫本名詠霓字子常

余少從族祖商民徵君游知臨海有金先生先生之學出于陽湖孫氏一傳爲蔚三明經徵君之父也富而好禮鄉黨稱善人先生歲一再主其家每飯必居首席不讓諸賓鎮日具衣冠正衿危坐當暑不變嘗語明經曰子之所求者道也吾之所守者禮也立身行己何以名爲余聞而心識之後十年余主講環山書院得識陳

寅東廣文廣文與先生爲舊交言先生幼時質魯甚日  
誦三四行稍長折節讀書專心致志熟而勿忘中年以  
還過目成誦課弟子以讀經爲首務視其資稟之高下  
而陶鑄之初試百遍能背不失者以次遞減至二三遍  
而後已故及門諸生無一不通五經者尤精于三禮之  
學披卻導窾實事求是爲胡墨莊王伯申所推服晚年  
立功過格以自儆晝而講貫夜而計過無憾而卽安雖  
古之經師人師其何以加此先生說經之書多爲人購  
臧其最精者爲求古錄禮說十五卷陳氏碩甫校栞于  
江寧補遺七篇滂喜齋叢書刻之顧舊本已燬于寇光  
緒丙子鄞邑侯孫歡伯師出俸金矧工重栞復屬同縣

王籀雲明經據盧氏王氏所藏鈔本校勘誤脫爲記三篇而命蜺書其後蜺惟先生考据之學與臨海二洪齊名而實則過之創通大義不爲墨守近于江氏永金氏榜之傳而不至如東原懋堂之武斷其師友淵源得力於儀徵阮氏而嘉定之精高郵之博則駸駸乎兼而有之然則是書之傳垂之日月而不槩可也先生有孫尙在人閒趙氏跋中誤仞爲已死并增辨之時六月旣望黃巖後學王蜺書後

求古錄禮說校勘記序

海鹽朱福詵桂卿

嘗謂校書難而于近人之著述則尤有難焉者字不經見逞臆率改文義易忽襲繆仍譌自非反復詳求率坐

斯病其于近人之書或以先入爲主不復博采它本訂其同異不則漫無決擇惟務兼收拾其所刪違失本意此其所以爲尤難也吾友王君籥雲所校求古錄一書精審不苟是書諸本互異大致原書爲長而鈔本勝處亦時有之竊意輯存諸卷不必皆爲已定之稿或有出於鈔本之前者君悉錄異文旁證他書攷其得失其用意可謂勤矣慨自兵燹以後版籍燬失近時大府蒐刻諸書延請知名之士分任校讎善本往往而出蓋亦斯文之運一大轉機而是書世尠傳本日就湮沒今旣重爲刻行又復掇拾殘編於一字一句保護不失如此經生厄運由是而昌斯則皓首窮經沈淪枯槁之儒所爲

聞之而增氣也光緒丙子閏五月漱水朱福誦序

校勘記跋

黃巖王士駿稿雲

求古錄禮說臨海金誠齋先生所著也先生事實具郭

傳

此傳舊刻所無臨海黃子珍瑞出石齋文鈔錄寄

所著書二一曰四書正義

先生亡稿與俱佚一卽禮說陳碩甫徵君校定而沔陽

陸氏刻于江寧節署者也雕本十六卷前十卷先生自

訂定後五卷陳徵君編定最後鄉黨一卷則四書正義

之存稿附之以傳非本書也梓行未久版燬于火潘伯

寅侍郎得遺文七篇刻之風行海內讀者恨未見全書

孫懽伯師思有以饜學者之意假吾鄉王子莊棻臧本

附以補遺而重梓焉王書楊定甫晨校譌謬訂正過半

駿承命覆勘購求遺稿得何氏鈔本于盧蘋洲鴻年互

校一過卷二增多齋必變食篇

今附入補遺

異文所在多有

然非足本十一卷以下文不備子莊別臧殘本更假得之二卷爲一冊其卷爲三十四編次與陸刻殊郊乘大路諸篇卽潘氏補遺所本餘七篇中多點竄有始義與陸刻同而改從它說者有初用它義而改與陸刻同者審其字出一手疑卽金氏原稿未可定也聞先生此書稿凡數易由今所見何氏鈔本未定之稿也王本則經改正矣十一卷以下巢存之稿也十卷則精選擇矣先生之學與年俱進後人卽其不同之處參攷失得亦可以見先進日新之功爰據舊刻參以二本異文悉錄



出之間亦斷以己意舊刻譌謬二本可据者依以更正

當篇無本可校

十一卷以下王本有者僅七篇

或有之而誤同者以意

訂正疑則仍之各條標出并爲校勘記三卷附舊刻補遺以存深知譎陋不能有所發明獨念先生於駿爲鄉先輩重以吾師表章之力諸君子前後搜緝之勤受命卒業後生小子事也不敢以□庸辭校數敬述所見望海內諸君子鑑其愚而教正焉光緒丙子閏五月黃巖後學王士駿記

遺文

按禮說十五卷補遺一卷皆解經之文共一百十九篇內見詁經精舍文集者十一篇今別選五篇

以見一斑

天子四廟辯

天子廟制先儒紛如聚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  
鼂虞喜干寶之徒皆謂天子七廟是定制宗不在數中  
韋玄成馬融盧植鄭康成輩皆謂天子四廟與太祖而  
五周以文武爲二祧始有七廟朱子兩存其說近惠定  
宇專主四廟力排七廟之非以爲畔經離道鶚詳考之  
竊以四廟之說爲不謬也王制祭法禮器曾子問穀梁  
傳僖十五年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戴禮三本篇亦云  
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積厚者流澤光積薄  
者流澤卑此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百王不易之制也若  
天子諸侯皆親廟四何尊卑之無別乎諸侯與天子同  
而大夫不得與諸侯同此又何說也惠氏引王制孔疏

謂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爲等殺然凡禮之等殺必有一定之制何獨於廟制而不然設使天子無人可宗竟無異於諸侯乎且卽有其人亦必待親盡當祧然後立廟以宗之則四世之中廟制皆與諸侯無別矣聖人制禮而顧若是乎王制祭法諸書明言七廟此經文之確然可據者惟喪服小記有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蓋天子三昭三穆其二昭二穆爲四廟一昭一穆爲二祧祧不得爲廟則止四廟而已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先王爲廟先公爲祧

蔡按先公爲祧其說非是蓋當武王之有天下

本止四親廟與太祖后稷之廟而五既為天子當立七  
廟乃於高祖以上既祧之祖重立二廟即高圉亞圉也  
故曰二祧又以此二廟為將祧之廟故其名遂相沿不  
改云當武王時四廟之中有組紺亦先公也至康王時  
三祧之中有太王亦先王也豈得曰先王為廟先公為  
祧乎然周禮作於成王之世則亞圉組紺正在二祧故  
其立文如此非可以解先王親而先公疏脩除重而黜  
康昭以後之二祧也

聖輕鄭注以有司為宗伯宗伯尊于奄人則是四廟之  
脩除必重于黜聖鄭以為互文非也

視二祧親而且尊也禘以太祖配天祖之所自出者則天也詳禘祭考則

視四廟為尤尊故不言廟而特言祖也韋玄成謂王者不為如祖立廟

親盡也二祧不尊不親故略而不言非謂天子無七廟  
失之

也周官為周公所作成王時則自武王至太王為四

親廟諸即組紺亞圉為二祧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皆先

王也亞圉諸即組紺皆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之說雅

頌之作亦在成王之時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天保  
篇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中庸亦言周公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夫禴祠烝嘗時祭也時祭及先公則廟不止  
於四矣中庸言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天作序言祀先王  
先公亦謂時祭植祀若大禘時禘天子無大禘大禘即大禴也詳禘祭考  
則先公與先王竝列自必祀以天子之禮天作序亦不  
必別言之但言禘祭宗廟可矣又司服云享先王則衮  
冕享先公則鷩冕此亦謂時祭植祀先公之尸服鷩冕  
故祭者亦服鷩冕不以卑臨尊也先公本尊祭者若服衮冕似以卑臨尊矣  
若禘祫之祭先王先公同在一處祭者只應服衮冕何  
得殊服乎由此觀之成王之時先王已有四廟又有先

公之廟非七廟而何天作孔疏謂周初只五廟先公爲

后稷則諸書所言先公皆后稷矣不知后稷爲周太祖

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商頌曰立王桓撥是契稱王也國語云我

先王后稷是必不以先公稱之天保鄭箋先公后稷至

稷稱王也司服注及天作箋皆謂先公不啻至諸盤近是其尸必服衮冕祭者豈得

以驚冕享之乎思文頌后稷則祭后稷之廟當歌思文

不歌天作也若天作所祭有后稷后稷爲周始祖其功

甚大何無一言及之乎序謂祀先王先公而詩但言太

王始受天命故特言之也太王以上先公無可頌者故

略之也詩不及先公而祀先公得歌之者以太王本先

也太祖尊於羣廟未有不祀以天子之禮者何必特言

之乎則先公非后稷明矣周語祭公諫穆王曰日祭月

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韋昭注日祭于祖考月

祀于高曾時享于二祧說本劉歆是七廟也在穆王之時而

稱先王之訓又可知周初有七廟矣禮器云周旅酬六

尸鄭注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也此言三代尸禮之

異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監前代而彌趨於文必

是周公所制又可知周初有七廟矣馬昭引此文而云

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是以旅酬六尸之禮為

在共王之世也蓋周初文武在四廟中至共王時乃居

二祧也周至共王之時政教已衰豈能制此禮哉必不然矣周官守祧奄八人鄭注

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賈疏云通姜嫄為八廟大司樂

在先祖之上鄭廟一人故八人也此在周公制禮之時

注云先妣姜嫄已有七廟之明證鄭注謂祧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其

注先王先公廟祧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  
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不知祭法所謂  
二祧者非以遷主所藏而名之也說文云祧遷廟也蓋  
祧之爲言超也超上去也凡主居此廟則將遷去故名  
祧祭法所謂遠廟爲祧也祧所以有二者以服制上殺  
二廟爲祧左昭右穆取其相稱且新主爲昭則祧  
昭新主爲穆則祧穆此二廟皆爲當祧故二祧也然對  
文則祧與廟別散文則祧與廟通聘禮不腆先君之祧  
左氏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傳其敢愛豐  
氏之祧祧卽廟也鄭君謂諸侯遷主藏于始祖廟故以  
杜注襄九年傳亦然太祖百世不遷豈可以遷主所藏  
遂名爲祧乎杜注昭元年傳又云祧遠祖廟不知大夫  
無遠祖也守祧職兼廟祧而官以祧名是廟祧通稱爲祧也



天子有二祧而通稱七廟亦猶是也至于遷主所藏必  
在太廟夾室以大禘在太廟中故毀廟之主皆藏于此  
且六世以上之主不可入子孫之廟是知二祧非遷主  
所藏也成王之時文武在四親廟中安得以爲二祧乎  
文武居二祧必在其王之世去周公制禮時甚遠何可  
以解周官乎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其制在懿王孝  
王之時懿王時文王當祧乃立文世室孝王時武王當  
祧乃立武世室孝王爲懿王弟其崩也當別立  
廟周于是有九廟并姜嫄廟孝王廟爲十一廟然則文武爲二祧不  
過在穆王共王之時未幾而爲世室矣何得謂文武常  
爲二祧乎賈疏謂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是廟有虛  
主也曾子問何言七廟無虛主乎無主而立廟必不然

矣卽如鄭說以二祧爲遷主所藏亦必至懿王以後成  
王當祧藏于文王之廟康王當祧藏于武王之廟而前  
此數世二祧虛立而無所藏又何爲立之乎賈疏又云  
鄭以二祧爲祖宗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  
祧也不知祭法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其祭在明堂  
以配上帝詳禘祭考不在七廟內也七廟惟后稷稱太祖其  
餘不得稱祖殷有三宗太宗中未聞有祖也唐書禮儀志引白虎  
通謂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周文武之廟稱爲世室不  
稱爲宗世室者世世不毀也卽以爲祖宗亦是不毀之  
廟而乃謂之祧不亦悖乎知文武不得爲二祧則知七  
廟爲天子之定制矣惠氏謂王制祭法穀梁傳皆晚周

之書不足爲據然則周官小雅中庸國語豈亦晚周之書乎又謂鄭君之說本于緯書禮緯稽命徵孝經緯鉤命決皆云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夫廟必有太祖夏四廟是無太祖也昭穆必相稱周六廟其一爲太祖是昭穆不相稱也其謬妄亦甚矣又謂呂覽言五世之廟在未焚書前必得其實然則禮記穀梁荀子諸書豈盡在焚書後乎何其獨信呂覽也又謂商書七世之廟是王肅撰僞古文改五爲七然王肅變亂古文好攻鄭氏固爲聖經之罪人而廟制之說實優於鄭不可以人而廢言也又稱述韋玄成毀廟之議而歸罪於劉歆不知元帝之時文景

廟實不當毀而玄成欲毀之幾使天子獲罪於祖宗此眞畔經離道者也劉歆引王制穀梁諸書謂孝武廟不可毀哀帝卒用其言誠有功於經者而惠氏反以爲畔經離道學者惑之鶚故不可以無辯

#### 四阿反坫考

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謂反坫外向室也按外向之室不見於經傳惟門外塾之室可稱外向然未聞名爲反坫且大夫士皆有塾不獨天子有之也況反坫文承四阿下與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相承皆言堂上棟宇之制其非門外之室明矣黃東發日鈔引此以證論語郊特

牲反坫謂立反坫於臺門之外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  
又謂兩君之好欲容其儀衛之眾故爲外向之室非反  
爵之坫也然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是知論語  
郊特牲反坫實反爵之坫也大門外有兩塾已足容儀  
衛之眾何必又爲外向室乎特是論語郊特牲反坫可  
解爲反爵之坫而逸周書反坫卻不可解爲反爵之坫  
以文在四阿重亢重郎之間不宜於此言反爵之物況  
反爵之坫諸侯亦有之而四阿重亢重郎等制則天子  
所獨有是此坫非以反爵明矣竊思堂之四隅有坫屋  
之四隅曲而翻起爲阿四阿反坫者謂阿反于坫上也  
阿有在屋之前後者取於曲京曰阿之義

廣雅云四起  
曰京曲京曰

阿檐宇屈曲

司馬彪注莊子云阿屋檐也

謂之阿閣

五架屋前為殿殿之為言閣也

古詩阿閣三重階言阿垂于階上也

此則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之士昏

禮所謂當阿也

士昏禮當阿今文阿為殿是阿在楹前鄭注以阿為棟非也

阿有在

屋之四隅者取於偏高阿邱之義

爾雅釋邱既言前後左右之高又言偏高

阿邱是高在于隅者也

四隅檐宇曲而翻起如阿邱之高聳故曰

四阿此則惟天子有之斯于詩言宣王之宮如翬斯飛

以四隅之阿言也

如鳥斯革言前後之檐阿也如翬斯飛以四隅之檐阿言之也前後檐阿

雖亦曲而稍起但不若四隅之高故前後如鳥之張其翼四隅則如翬之飛起也孔疏謂斯革斯飛言檐阿似

鳥飛未確考工記殷人重屋四阿此天子之明堂也然天子

不特明堂有四阿太廟路寢皆有之

四注惟明堂有四阿則太廟路寢

皆有鄭注以四阿為四注非也詳天子諸侯屋有四注辨

四阿翻起于站上故曰四

阿反坫反之爲言翻也諸侯大夫士四隅檐宇雖亦稍起而不高翻故不謂之阿而謂之榮榮一曰屋翼但如翼之張而已四阿反坫當以四字爲句與下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等以二字爲句者不同故特首列之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皆在內四阿則在外自外說向內也又天子之宮所以異于諸侯者重屋也四阿也止此二事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皆重屋之制孔晁注重亢累棟也重格累芝栢也按郎與廊通前漢董仲舒傳游于巖郎之上郎卽廊也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是廊爲檐字也巖郎謂廊之高峻者卽上林賦所謂高廊也晉灼注漢書以廊爲堂邊廡非也重郎卽明堂位重檐孔晁以累屋解之亦未的復格惠半農以爲卽複竿是也凡覆于上者皆謂之屋重屋非徒複竿也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皆重屋也四阿止二字與下不稱因加反坫二字以足之

且阿有在旁在隅之別曰四阿反坫明其在四隅者見其爲天子之制也孔晁不得其解亦以二字爲句釋四阿爲四下四下猶四注也失與考工記注同反坫爲外向室後儒莫能指其失故特正之

### 屋漏解

屋漏向無確解爾雅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郭注未詳其義大雅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毛傳但引爾雅解之鄭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奧旣畢改設饌于西北隅旆隱之處孔疏云室內可以施小幄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按詩以屋漏承爾室之下爾雅載屋漏於釋宮則屋當如字不應破屋爲幄釋言訓陋



爲隱本是陋字堯典以側陋對明是陋爲隱也故其文  
从自屋漏之漏說文作扇云屋穿水下也从雨在尸下  
尸者屋也是其義不得訓爲隱釋言陋或作漏者聲之  
誤也凡向南爲明向北爲暗此陰陽之義故室東南隅  
爲交西南隅爲奧皆以幽隱言東北隅爲宦西北隅爲  
屋漏皆不以幽隱言也且祭畢改饌于西北隅卽是陽  
厭曾子問云有陰厭有陽厭又云當室之白是謂陽厭  
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于奧在未迎尸前謂之陰厭尸  
饌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夫曰當室之白而以  
陽稱豈得以西北隅爲隱闇之處乎鄭說誤矣特牲饋  
食禮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

鄭注云尸謾而改饌于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此謂陽厭非隱也不知陽厭本取其明而以幽闇言之是

陰厭非陽厭也此非字當從少牢下篇古文作茆少牢下篇

非用席注云古文非作茆訓爲藉茆者草盛而地行人履之義與藉

通鄭據爾雅以非爲隱釋言云非隱也然曰隱用筵文義其可

通乎或以几在南非爲句然少牢下篇非用席承右几

之下豈可以右几非爲句乎其亦誤矣惟解曾子問當

室之白云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此乃合陽厭

之義第戶在室東南而西北隅去戶頗遠謂得戶之明

抑又誤矣太平御覽引舍人爾雅注云古者徹屋西北

非以炊俗故謂之屋漏劉熙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

每有親死者輒取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此謂廟後之西北扉非謂室中之西北隅也西北扉在廟之後人所罕至故爲隱陋之處簷下可以積薪廟有北墉墉上有簷垂于外約數尺簷下可積薪其東北隅有北堂堂下有北階非積薪之所也其薪爲祭祀爨饌因藏之于此不得爨用喪禮取以炊浴所以神之也周官甸師掌耕耨王藉以供粢盛又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則饌爨之薪亦必甸師納之而西北扉所藏亦必甸師掌之故爨浴之薪必使甸師取之甸師卽甸人也經文明言徹其薪則非

屋材可知若撤毀屋材則當使匠人不當使甸人矣而

舊說或以扉爲門扉或以扉爲屋簷皆謂抽取屋材熊氏

謂屋外之薪其說獨得劉熙謂撤毀室之西北隅以示不復用孔

冲遠則以廟爲正寢經文明言廟何所據謂主人已死

此堂無復用夫以死者而毀廟寢之屋實悖於理廟室

爲神主所藏豈可毀壞使雨漏入且凶喪非常之事而

因此爲室之常名其名亦不正也孫炎注爾雅云見詩疏

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其說視諸家爲優孔冲遠反

以其說爲非此疏然日光所由入者尙未曉也鶚竊思

古人之室東北隅得戶之明中閒北墉下得牖之明至

西北隅則與戶牖不相值不可不穿壁以取明於此蓋

有向焉幽風云塞向瑾戶

冬月塞向以禦北風之寒然未必盡塞疑當用簾薄之類

仍可以毛傳云向北出牖也韓詩云北向窗也向蓋小

於牖其制又與牖殊故不名牖而名向說文釋向與毛

傳同廣韻又以牖釋向蓋以向爲牖之類

鄭注明堂位云鄉牖屬注

士虞禮云鄉牖一名也

故舉類以釋之而以向爲北出牖其實古

人之室竝無北牖也士虞禮云祝從啟牖鄉牖鄉竝舉

則鄉非牖可知諸經無南牖之稱則無北牖亦可知若

有北牖則當言南牖以別之矣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

下此牖字當爲墉字之譌

注云北牖或爲北墉釋文云牖舊音容可知此經本作墉

墉與牖相似後人傳寫因譌爲牖孔疏不能辨其誤乃

有遷于南牖之說朱子探入論語集註讀者鮮知其非

矣士喪禮下篇記云寢東首于北墉下可證也郊特牲

云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又可知寢室無北牖矣寢屬於

陰又當避風必不在牖下北墉下當室之中閒此處無

牖故宜為寢息之所古人寢恆在此不必疾病也何以

知之東北隅當戶為飲食之所故謂之宦宦與頤通王

藻云君子之居恆當戶謂食時也江慎修不知此義引

之非也非食時則常居西南隅曲禮謂人子居不主奧可

知為尊者所常居也曰居則皆非寢所矣居字本作尻

尼居曾子侍論語居吾語女東南隅近戶人所出入牖

下向下又皆當風向明之處非可寢息故知寢必于北

墉下也喪大記既夕記寢東首于北墉下為東首記之

適者至疾病則必東首以受生氣故特記之至于北墉

下則平時疾時皆然不必特記記者帶言之亦以見飯

于牖下自北北墉下既爲寢息之所不得有牖亦不得  
有向則向在西北隅無疑矣西北隅有此窗則日光自  
窗中漏入故名屋漏所謂當室之白亦以此也中庸疏  
云以戶漏明其處故稱屋漏此沿禮記鄭注之誤不知  
所謂漏者其光必不廣長戶之光明何得謂之漏邪近  
邵二雲爾雅正義謂隱蔽之處時見日光不知漏者必  
有隙而日光漏入如屋下之漏雨何得以隱見日光爲  
漏邪總不知西北隅有向故妄解耳屋漏可見天日雖  
啟明卻不見天此乃天人相接之處神之監臨莫顯于  
此室中雖無人而神已見之故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  
屋漏又曰無日不顯莫予云觀也鄭箋謂諸侯卿大夫

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尙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此泥於祭祀陽厭之禮與經意不合經未嘗有祭祀之意所謂室者以寢言非以廟言也鬼神無乎不在下文神之格思亦不必在祭時也毛公只引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知其不以祭祀爲解矣廟與寢同制則西北隅亦有向明堂位以達鄉爲天子廟飾疑向有大小惟天子之向最大光明洞達故曰達鄉鄭注云鄉夾戶窗每室八窗爲四達此本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之說然夏世室卽周明堂明堂與宗廟異制鄭以明堂釋廟制亦非也此皆不可不辨正者也

蔡按屋漏之說先生厯辨諸儒之誤而以孫炎爾雅



注爲優所見誠卓但以屋漏因向而名殆非也向乃

北出之牖日常在南其光亦未能射入

惟夏至日出時容或有

之且南既有牖北又有向則奧與屋漏最爲明顯之

處安得以爲隱奧而深窅乎竊意屋漏當如字解之

此處於室最爲深窅戶牖之明皆不能及故於屋上

通孔以漏明焉說文穴部窻通孔也从穴恩聲楚江

切今人謂之天窻字亦音聰天窻之光僅照一隅不

能及遠故經言當室之白孫炎所謂日光所漏入也

且當雨時亦能漏水故直名曰屋漏耳漏者自上而

下之詞若日光射向而入安得謂之漏乎先生宗孫

炎之說而頗失其旨敢僭易之惟有道是正焉

鄙意向當

在北墉正中不與牖對冬則塞之夏則啟之陶淵明所謂北窗高臥是也

### 站考

站之制說者不一皆未見其確今考站有四一曰堂隅之站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站南大射儀云太師及少師上工皆東站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又云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站上又云贊設拾以筭退奠于站上既夕云設楹于東堂下南順齊于站上虞禮云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于西站上鄭注云站在堂角賈疏云站有二若明堂位云崇站康圭及論語云兩君之好有反站之等在廟中有之此言站者皆據堂上角爲名故云堂角是賈以站卽堂角平

地非如崇坳反坳之築土也然大射儀奠決拾于東坳  
上士虞禮苴刈茅饌于西坳上則坳非平地可知若置  
之於地毋乃不敬乎是亦必築土以爲之矣爾雅釋宮  
云坳謂之坳郭注云在堂隅坳帶也釋文云帶高貌也  
帶或作端又或作端要以作端爲長坳有高貌明是累土漢書食貨志云  
富商賈帶財役貧帶財是積財凡物積累則高矣張衡  
西京賦云直帶霓以高居帶爲高貌明矣且爾雅以坳  
釋坳說文訓坳爲毀垣垣是牆之卑者毀垣則更卑與  
坳相似故曰坳謂之坳又可見坳爲累土也其下句云  
牆謂之墉墉與坳連文對舉牆築土而成則坳亦築土  
又何疑乎蓋堂隅設坳一以爲堂上奠物之處一以爲

堂下伫立及設物相直之準一以爲堂之飾且以爲蔽

說文釋坫爲屏固非正義亦可見其築土屏是築土爲

土爲而爲堂隅之蔽也郭注以帶釋坫帶亦有蔽翳之義廣韻云帶陰翳貌楚辭九歎

云舉霓旌之端翳然坫之制與屏不同近焦氏循羣經宮室圖

據說文謂堂角爲小屏殊不知屏爲小牆牆甚狹而長

屏南北甚狹東西甚長若坫亦如之豈可以奠篚與筭乎此雖知

坫是築土而其形制亦繆矣一曰反爵之坫論語云邦

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

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

反爵於其上郊特性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明堂位云反

坫出尊鄭注亦皆謂反爵之坫引論語解之按兩楹之

閒古人以爲行禮之節士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雁授于楹閒鄉飲酒禮介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此固大夫士之禮然諸侯若行昏禮及兩君燕飲亦必如是矣又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中堂謂東西之中

注以中堂爲南北之中則不得言中堂與東楹

之閒矣此時君雖稍偏於東而賓必與君竝立方可授受

賓在君西則正當兩楹之中閒矣

不言楹閒而言中堂者以不可言楹閒與

東楹之閒也古者以牖戶之閒爲客位

鄉飲酒禮席賓于此正當東西

之中所以尊賓也聘禮君立偏東賓立正中亦尊賓之意也然則兩楹之閒正賓主行禮之處安得設坫于此乎孔疏謂坫築土爲之在兩楹近南云近南固不礙于

行禮然築土而當中堂亦礙人目且於反爵之禮不合以鄉飲酒禮考之主人獻賓賓奠爵于西階上賓酢主人主人奠爵于東序端主人酬賓賓奠觶于薦東主人獻介介奠爵于西階上介酢主人主人奠爵于西楹南此皆奠爵非反爵及主人取西楹南之爵以獻眾賓既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其爵不復行夫此爵本取于上篚既而奠于下篚

鄉飲酒禮設篚在禁南在堂上此上篚也又云篚在洗西在堂下此下篚

也又旅酬卒受者以解降奠于篚記又云獻工與笙取

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則不得謂反爵矣奠爵于篚

是又無玷也又以燕禮考之設篚在洗西設膳篚在其

北膳篚君象觶

所奠之篚二篚皆在堂下主人獻賓賓卽以其爵

醉主人

主人宰夫也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又以象觚獻公既

獻奠于膳篚更爵自酢于阼階下奠爵于篚又公爲賓  
舉旅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又主人獻卿既獻奠爵于  
篚又大夫卒受旅者以觶降奠于篚夫象觚爲君之觚  
奠于膳篚其餘悉奠于洗西之篚是取于此者亦奠于  
此固可謂反爵然有篚無坫又在堂下而不在堂上也  
蓋鄉飲賓主雖敵而爲大夫士之禮燕雖諸侯之事而  
賓主不敵故皆無反坫惟兩君好會賓主敵體乃有反  
坫在堂上反者反其故處也

知反爵非覆爵者爵有兩柱不可覆也且經典未有

以覆爲反者曲禮毋反

魚肉亦以還爲反也

鄉飲酒尊于房戶閒

房之西燕禮尊于東楹之西房戶閒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去楹亦

當不遠是二者設尊相近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以此爲主人之惠也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在東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于房戶之間與東楹相當然鄉飲無玷經文明言房戶間尊當在東楹北兩君燕飲有玷尊當在東楹南此爲異耳兩君之玷猶鄉飲之篚篚設于尊南與尊同處則玷亦必與尊同處可知明堂位云反玷出尊天子之廟飾也天子反玷在尊南本鄭注則諸侯反玷當在尊北反玷爲邦君所得有而明堂位以爲天子雖之制可知所異者在出尊不在反玷也雖南北不同要無不與尊同處尊以盛酒爵以酌酒其事一類故所設之處同也由是言之玷不在兩楹之間明



矣或者以燕禮爲諸侯之事兩君好會當與燕禮同尊  
于東楹之西東楹之西亦可謂兩楹之間也夫謂兩君  
之燕亦尊于東楹之西是君臣無別而謂東楹之西卽  
兩楹之間其名亦混禮經或言兩楹之間承幹按原本  
禮經或言兩楹之  
間十二字今刪之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  
可混而一之乎至于天子反坫說者皆以爲與諸侯同  
今詳考之而知其不然也天子至尊莫與敵體惟諸侯  
來朝有客禮故燕之于廟天子燕羣  
臣皆在寢而有反坫然諸侯  
亦人臣也君臣尊卑懸絕與兩君敵體不同其禮當與  
諸侯燕禮相近燕禮二篚皆在堂下者以臣行禮堂下  
取爵奠爵得其便也則天子燕諸侯反坫亦宜在堂下

然明堂位言天子反坫出尊尊在堂上坫亦在堂上矣  
夫臣既在下而又升堂取爵於事不便且以人臣之爵  
奠于堂上豈不嫌於泰乎竊疑天子反坫有二一在堂  
上以奠天子之爵一在堂下以奠諸臣之爵燕禮二爵  
膳篚在北  
亦猶是也乃合於禮堂上堂下雖殊要皆在尊南皆可謂出  
尊也又按阮逸三禮圖謂坫以木爲之高八寸其說亦  
非坫字從土明是以土爲之若謂制之以木則與字義  
不合其高八寸亦太卑矣或疑土坫甚陋非反爵所宜  
然大射決拾實于笥奠于東坫上土虞剌茅實于篚饌  
于西坫上以此推之兩君之燕亦或實爵于篚而奠于  
坫上未可知也崇坫康圭圭必有藉則反爵于坫豈必

無所藉乎聶崇義謂站即豐然豐字从豆其制當如豆而高

豐以奠解高則便于取也

以木爲之非築土也且反站非大夫

所有而鄉射爲大夫士之禮亦得設豐站之非豐明矣又逸周書有四阿反站此站乃堂隅之站謂屋四隅之檐阿反起于站之上也孔晁注以爲外向室誤矣全謝山又以禮記郊特牲反站爲屏牆之反向外者其繆更不待辨矣

詳四阿反站解及屏考

一曰康圭之站明堂位云崇站

康圭天子之廟飾也按覲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圭是重物必不奠于地上有站以康之宜矣經不言站者文略也入門即言奠圭則康圭之站在堂下可知入門右而奠圭則站在庭之東可知反爵之站在東康圭之

站亦在東正自相類然反爵之站在東者明君惠也康

圭之站在東者明臣禮也

聘禮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闕東用臣禮也侯氏入門

右奠圭亦此意

是其義不同也坐而奠圭則站不高可知而云

崇站者以其奠圭故特稱崇以尊之非高於諸站也一

曰度食之站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

鄭注達夾室也

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站一孔疏云大夫

既卑無嫌故亦于夾室然則士亦于夾室可知但不得

爲閣

鄭注云閣以板爲之度食物

故築土爲站以度食物食物非站

可藏必別有器藏之而度于站也夾室有左右而士止

一站當必于東夾爲之蓋食以養生生氣發於東也夾

室之中亦必設於東墉下可知矣總而論之康圭之站

惟天子有之度食之塋惟士有之反爵之塋諸侯以上  
斯有之堂隅之塋則通上下皆有之也堂隅之塋其制  
必方斯兩面可觀且可以奠物則諸塋皆方可知矣康  
圭之塋坐而奠之其塋之高不過三四尺諸塋奠物皆  
欲其便於取亦不過三四尺也塋之可考者如此

門人解

論語參乎章門人問一貫於曾子邢疏以爲曾子之門  
人於顏淵死章亦以爲顏子之門人朱竹垞因謂親受  
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人此說非也古人著書  
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書門人其非孔子  
之弟子則異其詞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曾子有

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且以  
各章稱門人者觀之皆當爲夫子之門人夫子語曾子  
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率其門人同侍則問  
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聖門惟曾子得傳夫子之  
道於此章可見觀夫子獨呼曾子而告以一貫可知諸  
子尙未足以語此宜乎有所疑而問也顏子卒後諸子  
乃夫子問以多學而識子貢尙疑信參半而曾子聞一  
貫之言直應曰唯可見子貢不如曾子其餘可知矣  
豈必曾子之門人始不喻一貫之指乎夫子言由之瑟  
奚爲於丘之門是子路鼓瑟在夫子門中故門人聞夫  
子之言不敬子路若是子路門人豈得同在夫子之門  
且弟子安敢不敬其師夫子亦豈可對弟子而斥其師

之名乎

夫子若對子路之門人言當云汝師或稱其字如子張言子夏云何也

此皆為夫

子之門人甚明子疾病章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門人

最多為臣不過數人豈猶有不足而必取於子路之門

人乎子路年最長故稱使以使子羔為費宰證之可見

使字亦朋友之稱豈必弟子可言使乎顏淵之喪門人

欲厚葬之此朋友之至情朋友與師弟道同不必為顏

子門人也末云夫二三子也古謂彼為夫

孟子夫既或治之檀弓夫

夫也左傳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皆是

此蓋夫子在家聞之自言於家非

正對二三子言故曰夫

他章與諸弟子言皆直稱二三子無夫字

或夫字為

發語詞如孟子夫我乃行之夫子之設科之類

予字今本作子

字誤

蔡按朱子正予字為子字之誤甚是未可斥其非也

亦未可知安得泥此一

字遂以爲顏子門人乎此亦皆當爲夫子之門人也總之論語書諸弟子記夫子之事與言也其所稱門人自必爲夫子門人不問可知若諸弟子之門人必當各係其師之字不然何以別乎聖賢著書豈有襍亂無章疑誤後世者哉若謂親受業者必稱弟子不稱門人惟轉相傳授者得稱門人則尤不然孟子言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檀弓言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又云孔子合葬于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又云孔子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此皆弟子稱門人之確證蓋受業於門故謂之門人此正稱也或稱弟子以師如父兄受業者如其弟子又弟子爲年少者之稱

論語弟子入則



孝出則弟鄉射禮三耦使弟子師年長曰先生受業者  
又云弟子奉中皆少年之稱也師年少故曰弟子也或稱徒以其眾而相從如將帥之卒  
徒也或稱從者以師出行弟子從之如僕從也此皆比  
擬稱之非正稱也故論孟檀弓記孔子弟子之事皆稱  
門人以紀載之文必得其實也其在道途必變文稱從  
者以門人爲在門之稱在道不在門故不稱門人從夫  
子而行宜稱從者亦所以紀其實古人之文一字不苟  
如此記者紀載皆書門人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獨稱弟子者此蓋哀公稱弟子故如其言書之非記者  
也之稱不可以不審也夫弟子爲家人卑幼及凡年少者  
之正稱受業者第通稱之門人爲受業之正稱此外別  
無稱門人者考之諸經灼然分明乃謂親受業者稱弟

子轉相傳授者稱門人果何據乎邢氏不以門人爲夫子門人其說固非然曰曾子之門人顏淵之門人是仍以門人爲弟子之稱第省文而直稱門人耳竹垞乃別弟子門人爲二以轉相傳授者爲門人其失更甚於邢氏矣此說蓋本漢人歐陽永叔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是漢時始有此稱古未之有也豈可據此以解論語乎漢儒如包咸馬融鄭康成輩注論語皆無此說蓋知古之門人卽弟子與漢之門生不同也後世有座主門生之稱以主司取中者稱爲門生此亦非受業於門者與漢之門生又異要之皆非正也今太學及郡縣學諸生見學師稱門生此雖不必受業猶有古意朱子註論語於訓詁名

物多採注疏而於門人獨不採邢說且又無註誠以門人自必爲夫子之門人可不煩註釋也豈知後人猶有異說乎又考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五十六歲去魯至六十九歲乃歸當夫子去魯時曾子方十歲未能受業又豈能越國相從故陳蔡之厄論語記顏淵十人曾子不與也至夫子反魯時曾子年二十三始受業於夫子稱其質魯是受業初年尙未能聞道也內則言男子三十博學不教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以曾子年方二十餘歲質又魯鈍遽自爲師教授必不其然夫子卒時曾子纔二十八歲是從夫子止五年耳曾子常在夫子之門篤信好學故能數年而卽聞一貫苟

或居家教授用志不專何能及此檀弓曾子自言事夫子於洙泗閒言事則必常在門可知是聞一貫時當無門人也又諸經及傳記孔子門人惟子夏教于西河論語亦惟載子夏之門人餘皆無聞

蔡按曾子有疾召門弟子陽膚曾子弟子

竝見論語子襄公明儀公明高皆曾子弟子見孟子又子思亦學於曾子先生偶未憶及耳此固是

失傳然恐亦未必皆有門人也蓋夫子在時聖德感動

天下凡有志于道者莫不願親炙聖人豈肯受業於其

門人而門人以有夫子在亦不敢儼然爲之師必引而

致之夫子史記言孔子弟子三千可知當時儒者皆爲

聖人之徒故諸弟子無門人也

蔡按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游譏子夏之

門人小子似皆同在夫子之門故得相問相譏耳夫子又或云陳亢子貢弟子未可謂諸弟子無門人也夫子

卒後門人始有教授者檀弓曾子責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按史記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是夫子卒時子夏年方三十前此更安得言老卽或四十爲三十之謫夫子去魯時年五十六如子夏少四十四則此時止十二歲而陳蔡相從子夏與焉則去魯時其年必不止十二也古三四字皆積畫易謫四當爲三之謫也亦未可稱老也西河晉地史稱魏文侯敬禮子夏西河設教當在此時去夫子卒時已數十年故稱老也然則論語子夏之門人亦在夫子卒後耳蔡按此說非是辨已見上雖然三子門人之有無猶未可定而以論語本文詳玩之門人必非三子之門人斷斷無疑也

黃巖縣志金鷹揚字君選一字叔驥號西溪河岸人歲貢章子天資英敏過目成誦比長父已先卒事母徐愛敬備至姊從夫韓修鳳之官鳳翔迎母就養鷹揚諫勿往母念女竟去未幾卒訃至號痛不欲生與二兄謀歸櫬皆以資乏辭獨質產奔喪至則修鳳方懸缺不能爲計家丁王升助以私積扶柩歸喪劉學使鳳誥延課子弟目爲浙東名士以恩貢就職教諭卒鷹揚博極羣書凡天文律呂圖書算學無不精究著有參易發凡廣五經算術作室解南華意解悟真新解藏於家子殿鑑國學生孫崇梓曾孫奏韶皆諸生

金西谿先生孝行傳

黃巖王承弼莘農撰  
黃巖集十七

先生姓金氏名鷹揚字君選號西谿歲貢章子黃巖邑東河干人公自幼天資明敏過目成誦九歲能詩性至孝年十三丁父艱哀毀廢讀暨服闋母訓以大義始發憤力學未半載入郡庠兄弟三人公最幼姊妹二姊適韓公修鳳以選拔朝考一等選陝西鳳翔縣知縣姊迎母赴署就養母以愛女故亦欲赴陝探視公力諫不聽未幾卒於署凶訃至公卽泣告兩兄赴陝扶柩皆以乏資斧辭公遂與兩兄析產鬻已所得田地室廬得數十金寄其妻於母家隻身匍匐就道抵鳳翔適韓公因罪誤將赴京不克依助當是時進退維谷仰天哀號拌以身殉矣有隨嫁家丁王升在署稍有畜積一時義憤激

發願出資力任其事公曰承君厚恩敢以家丁待乎泥  
首泣謝遂相與扶柩歸道經某處極險隘遇騾車二三  
十輛從高衝下不及趨避墮澗中深數十丈驚悸閒魂  
已離體恍惚見其父以手援出置岸上旋拍其背豁然  
而甦則身臥柩傍王升方撫之而泣也往返五六千里  
萬死一生足繭骨立首如蓬葆始得奉母骨合葬於竹  
嶺父墓自是子然一身無家可歸夫妻寄食於外家妻  
母寡無子相安不以爲累公得下帷讀遂食餼自是屢  
試皆第一尤見知於學使金門劉公稱爲浙東名士延  
課其二子然久困鄉闈數薦不售充恩貢生以終晚年  
棄帖括業勤於纂述所著有周易發凡廣五經算術作



室考明堂考及悟真新解諸書家貧未梓卒年八十四  
孫崇梓曾孫奏韶皆邑諸生

遺書

參易發凡二卷

縣志書錄此書大旨以漢易爲宗而自有所心得其理  
解透闢曲暢旁通殆非近人所能及原本語甚簡括  
其門人應鎮山號誠齋邑諸生緣事被黜又爲之疏證補注集說  
會考亦多所發明

作室解一卷附朝制考一卷

此書本名朱子釋宮解後乃參考諸書別爲綱目自  
度地築基以至成室及室中諸名物倣爾雅體一一

爲之疏證因更名作室解其朝制考始路寢終闕凡十八條有自序

廣五經算術二卷

上卷爲算原有考有論有圖有譜有解有說凡九數名義數目字義算器算馬以及籌算堆垛加倍諸法一一考訂詳明而大旨以河洛諸圖爲數之原其推闡尤爲詳盡下卷爲綜術以九數爲敘自方田至句股每數各爲一篇據道光丁亥自跋當有十二卷或未成或散佚俱未可知

南華意解

此書以易理解莊子說多奇確有自序

悟真新解

此書亦以易理解之有自序

台學統卷九十六